

人世間

## 大斧子逸事

山止

大斧子本姓吴，单名一个“天”字。

吴天是1943年生人。出生那天，他爸吴木匠正在自家棺材铺里叮叮当地开卯打榫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家里人跑来报喜，吴木匠手攥斧头合不拢嘴，说儿子小名叫斧子吧。斧子妈嫌名字土。吴木匠说，斧福同音，贱名好养，老娘们家头发长见识短，你懂个啥。

斧子打小长得五大三粗，比同龄孩子高一头，大一圈。人们在他的小名前面加上了一个“大”字。大斧子在庙前胡同绝对算得上个名人。大斧子成名是在他9岁那年，他亲手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吴木匠。

吴木匠患有先天性哮喘病。平日里不犯病，好人一个，每年换季时病情复发，整个身子佝偻成一团，呈大虾状蜷缩在炕头上。

那年初冬的一个上午，母亲吩咐大斧子到泉水庵旁“司马诊所”取中药。

那天诊所里看病抓药的人特别多，司马大夫忙得脚不落地，柜台上负责抓药的小伙计汗流浹背。大斧子看到柜台上放着一排抓好的药包，趁人不注意，拎起两包一溜小跑回了家。等他父亲吴木匠喝下药汤，当晚竟口吐血一命呜呼了。

家里死了人，马上报了案，官府派人勘验，查来查去，问题出在大斧子身上。原来是他贪小便宜，拿错了药。

事后，每当有人提起这事，他总会摸着大脑壳喃喃地辩解，我哪里懂啊，我寻思花同样的钱就捡大包拿。我哪里知道吃草药能死人呢。

吴木匠死后，铺面关张，家道中落，大斧子进不了学堂，成了“睁眼瞎”。

后来，小镇办起了“扫盲班”，大斧子别别扭扭学了三天，最后死活不去了。村干部找上门来，他脸红到脖子根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字儿认识我，可我不认识它。如果非让我去上课，你们还不如杀了我！不过，大斧子这三天扫盲班也没白上，他能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“吴天”。

这人世间的事有时令人难

以捉摸。别看大斧子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，在有些事情上，他的脑袋瓜比识文断字的人还灵光。

大集体时代，生产队组织男劳力推小车往泊地里送土杂肥。泊地地头长，从南地到头到北地头大约50米。每次送肥，大斧子总能精准地算好车次，确保把每一车肥倒在南地头上。

分产到户后，大伙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大斧子在小镇十字街上支起了百货摊，成了工商所登记造册第一个个体工商户。或许是天赋异禀，大斧子卖东西称秤，几斤几两收多少钱，秤落账出，毫厘不差。

泉水庵前来了个走街串巷爆玉米花的外地人，生意红火。大斧子左手提着一只张嘴的塑料凉鞋，右手捏着一根铁棍，凑到人家炉子前，说借个光粘粘凉鞋，和摊主磨磨唧唧说了一上午话。一个星期后，大斧子从大连背回来一台爆米花机。

大斧子是小镇上第一个“万元户”。他胸前戴着大红花，出席过县里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大会。

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大斧子挣了钱，衣食无忧，腰杆挺得溜直。喜欢品头论足的庙前胡同人又有了新说辞。有人说，还是当年吴木匠有眼光，大斧子的名字起得好。有人说，这名字里面藏学问，男不叫天，女不带仙，大斧子小名挺好，大名太重，怕是骑不住。还有人说，大斧子幸亏不识字，若识字，小镇根本装不下。

## 三

在小镇人看来，大斧子小日子过得滋润风光，应该没什么烦心事。不过，老百姓支着头门过日子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让大斧子烦心的是自己的一双儿女。

大斧子的儿子叫挡儿，女儿叫花儿。这兄妹俩打小没让他省心。挡儿稀里糊涂混完了初中。大斧子看出儿子不是做买卖的料，决定让他学门安身立命的手艺。

挡儿先是被送到王记木匠铺当了一年学徒。王木匠和大斧子是发小，称兄道弟，教起挡儿来，自然是尽心尽力，倾囊相授。年末岁尾的一天，王木匠让挡儿做个方凳，检验一下学艺成果。挡儿吭吭哧哧舞弄了一整天，硬是没做出来。王木匠找到大斧子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，兄弟，不是我不教，挡儿脑子

里没长这根筋，吃不了这碗饭。

木匠当不成，大斧子又把挡儿塞进了供销社编匠组。挡儿跟着师傅学了半年编筐编篓技法，结果连个苹果筐盖也捣鼓不出来，最后顶着个“盖师傅”的绰号回了家。

无奈之下，大斧子又托人托脸把挡儿送到小镇上的龙门建筑公司当小工。挡儿体格壮，力气足，干起活儿来不藏奸耍懒，公司上下都喜欢他。后来，挡儿染上了喝酒的毛病，一喝就多，逐渐嗜酒如命。终于有一天酒后从脚手架上摔下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挡儿活儿干不了，又娶不上媳妇，整天借酒消愁，沦落成“啃老一族”。

儿子没出息，女儿也不省心。花儿初中二年级辍了学，回家给大斧子看摊。摊位不远处有个修理家电的小店，店主姓徐，腿有残疾，年龄比花儿大8岁。小徐一直为找媳妇发愁，花儿的到来让他看到了一丝光亮。于是，他有事没事爱往花儿面前凑，时不时给花儿拎点好东好西。一来二去，俩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终于有一天，回家吃午饭的大斧子返回摊位时，发现花儿不见了。知情人告诉他，花儿跟小徐跑了。

两年后，花儿抱着个大胖小子站在大斧子面前。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后，大斧子还是接纳了花儿一家。花儿的安稳日子没过上一年，小徐开着三轮车去县城办事，车翻沟里摔死了。花儿成了寡妇。

## 四

跌跌撞撞的日子在指缝间轻轻滑落。转眼间，大斧子到了耄耋之年。他的同龄人都先后辞世，大斧子顽强地活着。去年秋天，大斧子相濡以沫的老伴儿老董离他而去，他成了鳏夫。

近大半年来，我在和老邻居们的简短交谈中获知，大斧子疯了似的，四处托人张罗找老伴儿。

昨天，我又回到老屋，在胡同口和大斧子不期而遇。他佝偻着身子，腿颤手抖，眼神浑浊而迷离。他压低嗓音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大侄子，这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，守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没个说话的人，闷啊！”

我五味杂陈，无言以对。望着大斧子蹒跚的背影消逝在巷尾，我站立原地，好久没缓过神来……

## 回趟老家

于心亮

我去老丈人家，一般是“悄悄地进村，打枪的不要”。否则的话，老丈人和丈母娘就会提前忙活上老半天，不是炒花生就是烘瓜子，还提前泡好茶，瓜果梨枣准备上。等我要走的时候，老两口又会把农地里生产的各种蔬菜，样样数数装满我车的后备箱，不要还不行，发脾气！我小舅子若回家来，就享受不到我这待遇了，他只能开口要：“你们也给我弄点儿呗？”

反之，若我回老爸老妈家，别说“打枪的不要了”，就是用炮轰，我爸和我妈也会在电话里说：“回来作甚？该干啥干啥去。”我每次回去都遇铁将军把门，只能从门口倒扣的瓦片下摸钥匙开锁。进院后一边嚷：“爸！妈！我回来啦——！”一边像鬼子进村似地把所有屋都进行查看。屋里只有那架五十多岁的老座钟，蹲在那张同样岁数的枣红色的木桌上，镇宅老神般“哒、哒……”不紧不慢地走着。

后来，好像冷不丁想起还有个儿子似的，我妈串完门子回来了，老黄狗气喘吁吁先窜跑进院，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朝我身上扑，等把我折磨得差不多了，我妈才进院子来，先探头去看看鸡，再伸头去看看鸭，等实在没有什么可瞅的了，再扭身来瞅我，而且从来没好气儿：“说过不用回来，你还回来作甚？”好像我给她老人家增添了许多麻烦似的。我爸么，则不到饭点不回来，即使在村头上老早就瞅见了，也背过身装作没看见，好像有隔辈仇似的。

在老丈人家，饭菜从来不含糊，总是几个盘子几个碗儿地招待，虽然开车不能喝酒，老丈人也总是把酒拿出来，哪怕放着好看，也要放在饭桌上。回老爹老妈家，就没这待遇了，棒面饼子、饽饽、虾酱在锅里随便炖炖，再划拉盆疙瘩汤，剥上几根大葱，然后往饭桌上一端：“逮吧！”每回我都吃撑，吃完了饭碗一推，四仰八叉往炕上一躺，津津有味地听我妈在

堂屋里“叮叮当当”刷筷子刷碗……此时，我爸会跟我说两句话，很应付性的。

我妹夫到我爸妈家，他也很少提前打电话，基本上也是很突然地来，我爸我妈总是跟全身上紧发条似的，又嘘寒又问暖，老两口身子骨溜轻，这个翻找瓜果梨枣招待，那个去农地拔葱薹蒜，大兜小袋装好让我妹夫往回带……妹夫每次都推辞不要，我爸我妈就会很生气，不要不行，硬逼着妹夫把车后备箱装得不能再装了才罢休。我站在旁边，看得直吐酸水。

我在老爸老妈面前，绝对没有妹夫这待遇，还拿根葱拿头蒜？——想得美！害得我只能张口要：“地里的茄子给我弄兜，还有那辣椒也摘几个，韭菜给我割捆儿，芸豆角，也给我弄上点吧；地里嫩苞米能啃了么？给我掰几个去……”我爸我妈就会在我的遥控指挥下，慢腾腾去摘、去割、去掰，而且每次总是低于我给的指标，说：“够了，吃不完浪费。”

太阳一偏西，爸妈就会撵我：“不走么？趁天亮赶紧走吧，天黑道上不安全。”我说：“开车呢。”他们又说：“走晚了道上车多，还是赶紧回吧。”无奈，我只好开车上路，透过反光镜，看见老妈站在胡同口往这边瞅，老爸装作干营生，其实眼也在瞅我，我摁摁喇叭，他们就扬扬手，我再摁摁喇叭，他们就再扬扬手……老丈人和丈母娘也总是这样！

从老丈人家回来，我会跟媳妇汇报：爸妈都挺好的，不让你挂念！从我爸妈家回来，我会跟媳妇绘声绘色地描述：孩子她爷和她奶都挺好的，一个劲责备我怎么不带你一起回去，我说了你上班忙他们也听不进去，数落了我老半天，唉，这是让我带回来的茄子、辣椒、韭菜、芸豆……还有嫩苞米，让我一进门就赶紧焗上，让你尝尝！

我想，小舅子回家也会这样说吧？我想，我妹夫回家差不多也是这样。